多模态论辩修辞框架探索

张德禄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提 要 传统上,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一般局限于语言之内,尽管古希腊人的演讲历来重视态势 语言。网络和计算机的发展呼唤新的理论来研究和解释日益增多的多模态现象。本文重点以系统功 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和多模态修辞中的多模态论辩理论为基础,对多模态论辩修辞框架进行 探讨,把从社会符号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模态修辞框架与多模态论辩框架相结合,概括出了 一个多模态论辩修辞框架,并且用实例分析论证了它的可行性。通过研究发现,本文建立的多模态论 辩修辞框架是可行的,同时,多模态修辞论辩和多模态论辩设计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而且对 多模态论辩语篇产出质量的提高有一定启示。希望这种探索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个领域的研 究兴趣。

关键词 多模态话语 多模态论辩 社会符号学 关键成分表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17.01.001

一、引 言

传统上,修辞是和语言紧密相连的。在西方,特别是古希腊时期,修辞被认为是演讲者或 论辩者力图说服听者的语言技巧或技能、表现为一系列表现这些技巧或者技能的语言手段。 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视觉屏幕化的发展,人们进行论辩的资源得 到了扩展,不仅可以用语言,还可以很容易和轻松地运用图表、图片、图画、动画等手段,使表 达更加清晰、精确、吸引人。这些新的现象需要新的理论来认识和解释。因此,几乎在同一个时 期,多模态话语、多模态论辩等蓬勃发展起来。在多模态话语分析领域, Kress & van Leeuwen (1996)开始讨论视觉语法,试图像研究语言那样研究图像等的结构特征及其功能;并认为,图 像设计、插图、字体等可以作为非语言手段用以支持不同的观点(Kress & Van Leeuwen 1996; Kress 2010; Iedema 2003)。在论辩修辞领域,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 有许多论辩手段可以 运用图像和其他视觉成分(如 Groarke 1996; Slade 2002; Kjeldsen 2007; Roque 2012)。据此, 人们开始用"论辩模态"(modes of arguing)或"多模态论辩"(multimodal argument)来解释在论 辩行为中起作用的非语言手段。一个很有说服力,同时也很搞笑的例子是在美国 2004 年的总 统大选中, Howard Dean 在爱荷华州一次演讲中, 在结束一段演讲时, 振臂大呼: "Yeah!!"这一 过于冲动的动作使 Howard Dean 被认为是大声吵闹、怪异的,不适合当总统的。也就是说,这 个动作可以被听讲者作为一个论辩的证据,说明这个总统候选人不适合做总统(Gelang & Kjeldsen 2011: 571)。此例显示出非语言模态论辩手段的重要性。

这样,多模态修辞可以认为是运用语言及其他多种模态进行论辩,达到说服听者或读者的手段。在多模态修辞中,不仅论辩的模态由单纯的语言扩展为语言与其他多种模态,如图像、动作、声音的结合,而且论辩所适用的范围也扩大了:不仅包括书面语写作和口语辩论等,也包括多模态形成的综合论辩形式,如舞台表演性论辩、广告式论辩等。那么,如何利用多模态修辞手段有效地生产这类语篇呢?这是需要研究的课题。本文致力于探讨多模态论辩语篇生产的主要修辞手段和过程等。

二、多模态论辩修辞理论基础

本研究的多模态论辩修辞框架主要基于两个理论体系:社会符号学的多模态设计修辞和从论辩修辞传统发展起来的多模态论辩或视觉论辩(visual argumentation)(Kjeldsen 2015)。社会符号学是在 Halliday 的"语言是社会符号"(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的论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符号学理论(Halliday 1978)。社会符号学的多模态修辞设计主要涉及多模态语篇的建构,主要研究领域是多模态语言教学。例如, Kress (2001)研究了理科教学语篇的建构过程,把教师选择合适的模态作为修辞过程的一部分。每个模态都为修辞者(教师或学生)提供不同的把世界表现为知识的方式。把不同的模态组织为交际事件的过程涉及修辞者思考应该交流的内容,根据理科教室可提供的每个模态的专业特征、交际者的兴趣和他/她对听众的感觉,他需要思考实现交流的目标的方式。例如,从知识的角度看,它需要探讨什么是表现这些知识特征的最好模态,是图像还是文字;从观众的角度看,什么是吸引观众注意力的最好模态,是照片还是文字。这样,每一个视觉、行动和语言模态的意义生成资源潜势都具有特殊的有意义的功能。在交际中,从这些资源中选择出的项目都通过修辞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多模态整体。本文将把这个理论作为修辞设计的主要理论模式。

视觉论辩理论正式在学术界成形可以说始于 1996 年左右,这和 Kress & van Leeuwen 出版他们《读图——视觉设计语法》(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是同一年。这大概不是巧合,而是话语分析理论和论辩话语理论发展的必然。正如 Gronbeck(1995)所说,"我们认为意义是人们在从事解码行为中被激发或引发出来的;不仅词语可以提供对命题的否定和肯定,并且能够发出经验上可以证实的命题,即 Locke 所理解的真和假,图画、声音以及其他符号系统也可以"。视觉论辩的一个分支是 Leo Goarke 提出的"关键成分"表(KC Table),即在归纳或演绎推理、三段论等推理模式中引入视觉成分,如图像、照片、实际看到的人或事物等。本文主要运用这个推理模式来弥补社会符号学模式中没有推理模式的缺陷,而推理在论辩中是必需的。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兼容并收其他的理论中对多模态修辞设计框架有用的部分。

三、多模态论辩修辞设计框架

1.社会符号学视角

第一,根据语境,包括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和由此产生的交际意图或目的,需要首先选择一个修辞定位(rhetorical position)或修辞立场(rhetorical stance),例如,对于课本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可以采取这样的立场:"这是课本,是知识权威,能够告诉你事实"。(Kress & van

- 2 -

Leeuwen 2001:51) 这个立场将会确定整个多模态语篇建构的思路和修辞手段的选择。Van den Hoven & Yang Ying(2013)也认为,我们应该从论辩的角度分析新闻,合理重建主角位置。这种论辩方式是一种假设,即假设修辞者趋向于建立论辩合理性,以及他意识到他的听众期望他的行为是合理的。修辞立场或修辞定位为论辩确定基调,具有宏观框定作用。

第二,论辩要实现它的目标一般是通过修辞者构建两个话语世界,使两个话语世界相互联系进行的。这两个话语世界分别是:(a)模拟世界(mimesis)和(b)叙述世界(diegesis)。模拟世界表示叙述者要建立和发展一种和现实世界相似的话语世界,而叙述世界表示叙述者对模拟世界的叙述、解释和评价。修辞者通过这种手段来实现修辞者的意图,即通过话语世界来改变或者强化受话者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和观点等。

第三,与此同时,还要根据语境构建多模态语篇,选择意义和模态组合。这个选择过程是通过修辞和设计来进行的。修辞重点关注交际过程中实现的社会关系,以社会交际的效果为核心;而设计重点探讨如何在表达和实现意义过程中安排可用的符号资源(Kress & van Leeuwen 2006: 219),以选择合适的意义模式和模态或模态组合为主。

每个模态都代表一个符号系统,具有自己的供用特征(affordances),但这不说明它们在多模态语篇中的地位总是相同的。交际中的修辞任务使多模态语篇设计者对选择的模态进行合理安排,可以使模态之间形成互补关系,即它们各自完成不同的任务,从而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也可以使某些信息突出,如某些模态得到前景化,而另一些模态被背景化;有些模态表达核心意义,有的体现外围意义;模态之间还可以形成交叠和内包关系,通过羡余现象来保证受话者得到足够的输入,利于对语篇的理解,或称解码(见 Kress 2003: 169; Royce 1999;张德禄 2009)。但这并不是说各个模态都有明确的分工,各司其职,而是它们共同形成"协奏"(orchestration),成为一个共同体。在此,音乐可以体现行动,图像也可以体现情感。(Kress & van Leeuwen 2001: 2)。

第四,根据修辞和设计对意义和模态进行选择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从而使选择的项目 更加适合意义构建的需要,更加有效。根据不同的层次可以有不同的原则。在修辞层面,主要 为社会情景与意义的组织方式和排列建立原则。而在设计层面,主要为模态选择建立原则。

Kress(2010: 68) 在修辞层面提出了两个原则:来源原则(provenance)和经验意义潜势原则(experiential meaning potential)。(a)来源原则是说选择符号时要注意它的历史渊源,即它是否是从另一个领域借来的符号。我们在交际中创造新的符号时,通常是借用一个其他领域的符号来表达意义,而这个符号具有其在其他领域的意义潜势,从而会产生含义或"神秘意义"(Barthes 1977),如典故、神话、寓意等。(b)经验意义潜势原则表示符号的能指具有在它产出的原发语境中、我们把行动变成知识的能力中、隐喻式地扩展我们的实际经验中,和理解其他人的意义中,延伸和派生出来的意义潜势。例如,喘气声是由于激动等行为而产生的,那么喘气声就带上了它产生的根源的意义,即身体体验性等。

Kress(2010:15)也曾提到设计原则(principles of design),但没有具体描述。张德禄(2010)探讨了外语教学课堂的多模态设计原则。他提出以取得最佳效果为总原则,即一切具体的选择原则都是以取得最佳效果为标准的。据此,他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则:有效原则、适配原则和经济原则。有效原则表示选择任何一个模态都要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为前提,避免无效使用某个模态,或者使用的模态所产生的负效应等于或者大于正效应。适配原则表示选择不同的模态时,要考虑不同模态之间的相互配合,以获得最佳搭配为标准。有效原则和适配原则都有

自己的次级原则。经济原则是说在相同效果下,模态的选择越简单、越有效越好。这些原则用于保证多模态语篇的模态都能够产生正效应,相互配合好,同时使表达清晰简单。见图1。



图 1:外语课堂教学多模态选择原则

最后是模态资源。以上两个话语世界的构建,修辞和设计的实施,以及修辞和设计原则的应用都会受制于所具有的符号资源。也就是说,修辞者要清楚有哪些资源可以运用,然后考虑如何把它们用好。在这里,对模态的选择需要我们从语境与话语意义的边界,再到话语意义与模态的边界,最后到达模态与媒介的边界。这个环节是通过模态设计生产。设计者可以为生产做出具体细节的设计方案,如汽车设计,有的则可能留给生产者来做,如房子的某些细节的设计。在论辩话语中,修辞者要在选择好模态的基础上,设计好整体的应用模态的思路、步骤等。具体的话语则可在写作中具体完成。我们通过论证已有的研究,整理出一个多模态论辩修辞的思路,即选择一个合适的修辞立场、整理好构建两个世界的思路、构建合理的修辞和设计路线、运用合适的修辞和设计原则、选择合适模态和模态组合,最后,产出有效的多模态语篇。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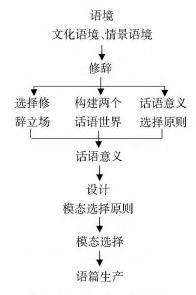


图 2:多模态修辞的分析框架

2.多模态论辩修辞学视角

论辩的核心是推理过程。上面的框架提供了推理的思路,但没有提供具体的推理过程。推理过程是一种论辩意义的产出过程,而推理的意义是可以通过多种模态体现的,而不仅仅只由语言体现,因此,就产生了"多模态论辩"(Groarke 2015)。多模态论辩不仅扩展了论辩话语的实际渠道,也扩大了论辩的意义资源,提高了论辩的效率。Groarke(2015)认为,论辩由支持它的原因即前提(premise)、支持的立场或观点(standpoint)即结论(conclusion)诸要素构成。这

- 4 -

样,论辩的过程是从前提到结论的过程,即从原因到立场和观点的过程。这样,论辩的一个重要步骤是识别和确定前提和结论。论辩推理基本采用演绎法和归纳法进行,大部分是演绎法。在多模态论辩中,前提和结论都可以是非语言的。

Groarke(2015)对多模态论辩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关键成分表(Key Component Table)概念。例如,论证"Socrates is mortal"的关键成分表如表 1 所示。

论辩行为	论辩	论辩模态
pkr⇒ c · ·	小前提(s): Socrates is a man	言语断言
断言:Socrates is a man	大前提(a): All men are mortal	大前提省略
断言:Socrates is mortal	结论(m): Socrates is mortal	言语断言

表 1:论证 Socrates is mortal 的关键成分表

这样,多模态话语的论辩关键成分表中的成分可以由语言外的模态表示。例如,在论证实用辩证法的主要倡导者 Frans van Eemeren 是否在巴西时,甲说他在巴西,乙说他在阿姆斯特丹,两者争执不下,突然,乙发现他就在前面排队乘机。(三者均在阿姆斯特丹)乙就打开书,显示出他的照片,又用胳膊轻推甲一下,用手指着那个人,举头示意一下。甲看了一下,在乙说"我说的对吗?"时表示信服。见表 2。

论辩行为	论 辩	论辩模态
显示照片	前提 (p): 照片上这个人是 van Eemeren	视觉:照片
乙把甲的注意力引向前面的人	前提(1): 他和我们看到的那个人是 同一个人	视觉:面部表情、手指、观察
询问,"我说的对吗?"	结论(m): 乙是对的(van Eemeren 仍然在阿姆斯特丹)	修辞问句

表 2:论证 Frans van Eemeren 还在阿姆斯特丹的关键成分表

这个例子的三种论辩行为中有两种是非语言行为,第三种也是语言与非语言行为两者的结合,所以,论辩的模态也主要是非语言的,即视觉类的照片和面部表情和手势。这样,在整个三段式论辩中,两个前提都是由非语言模态体现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多模态修辞扩大了论证的领域和论证手段的范围,可以把两个前提都由非语言模态体现。实际上,结论也可以是非语言的。

从表1和表2可见,论辩话语的推理过程发生在话语意义和模态及模态组合两个层面。 它其实是在情景语境的促动下,通过选择修辞立场、构建两个世界和选择修辞原则,基本确定 修辞推理的基本思路。这些思路通过推理过程变成多模态话语,由选择的模态体现。

四、多模态论辩语篇修辞设计分析

下面以一则由福建省和石狮市文明办发布的倡导不酒驾的公益广告(见图 3)为例,说明这个多模态论辩分析框架的可用性。

从语境的角度看,中国具有几千年的酒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喝酒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富裕起来,人们的交通方式由以前的自行车变为轿车,开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酒后开车造成大量交通事故,使人民



图 3: 倡导酒后不驾车的公益广告

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酒驾成为需要治理和禁止的行为。所以,该公益广告就是政府有关部门以视觉广告的形式倡导大众不要酒驾,以免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本广告的修辞立场是:文明交通、共筑和美家园就要禁止酒后驾车。从模拟世界的角度看,当今社会上有很多酒驾现象,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影响交通文明和共筑和美家园。从叙述世界的角度看,酒驾使人员死伤、财产损失,影响我们的交通文明和共筑和美家园,必须制止。这则广告主要利用了经验意义潜势原则:酒后驾驶的行为会产生恶劣、不文明、不道德、破坏共筑和美家园的延伸意义。从设计的角度看,模态选择的基本原则是图文互补、文字突出核心信息。首先,图像和文字形成互补关系:图像利用图形隐喻方式形象地说明了酒驾的恶果:驾驶员酒醉无法开车,车驶向行人,威胁他的生命;文字说明推理结果:据此,需要提倡"酒后不驾车、驾车不喝酒"。大小字体形成前景 – 背景关系,"酒后不驾车、驾车不喝酒"是重点强调的信息,信息来源和目标是背景信息。

利用 Groarke(2015)的关键成分表模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则广告是一个三步推理模式,即:酒驾伤人,酒后不驾车,实现交通文明、共筑和美家园。具体的论证方式如表 3-5 所示。

论辩行为	论 辩	论辩模态
图形:汽车如酒瓶,人开汽车如同烂 醉在酒瓶上	前提(p): 喝酒要醉,醉酒意识不清	视觉:图片
	前提(I): 意识不清开车会危及行人 的性命	(大前提省略)
图形:行人惧怕逃跑	结论 (m): 醉酒开车会危及行人的 性命	视觉:图片

表 3:论证酒驾伤人的关键成分表

表 3 论证酒驾伤人由视觉图片实现。人趴在汽车上烂醉如泥,把汽车当酒瓶,车驶向行人,行人惧怕逃跑。这个模式的论辩模式是:喝酒致使人神智不清;神志不清开车会危及人的生命:醉酒开车危及人的生命。

论辩行为	论辩	论辩模态
图形 1:酒醉开车,如醉卧酒瓶	前提(p): 醉酒开车会危及行人的性命	视觉:图片
图形 2:行人惧怕逃跑	前提(1): 危及人的性命的事要禁止	(大前提省略)
文字:酒后不开车	结论(m): 醉酒后不能开车	视觉:文字

表 4:论证酒后不驾车的关键成分表

表 4 论证酒后不驾车,由文字和图形共同完成。图形的两个部分表示原因,文字表示结论,其论辩过程是:醉酒开车危及人的性命;危及人的性命要禁止;酒后不能开车。

论辩行为	论辩	论辩模态
文字(大):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前提(p):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会造成人们生命财产的损失	视觉:突出文字
	前提(1): 不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是文明、和美的	(大前提省略)
文字(小):交通文明、构筑和美家园	结论(m):酒后不开车能够促进交通 文明、构筑和美家园	视觉:普通文字

表 5:论证交通文明,构筑和美家园的关键成分表

表 5 论证酒后不驾车可以促进交通文明、共筑和美家园,主要由文字体现。突出的文字表示核心信息,小写的文字表示背景信息,其论辩的模式是:"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会造成人们生命财产的损失;不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是文明、和美的;酒后不开车能够促进交通文明、构筑和美家园。从以上论述的方式可见,多模态论辩修辞可以是多模态修辞模式和多模态论辩模式的结合。前者为后者提出了论辩的基础:没有多模态修辞分析框架的支持,多模态论辩会建立在不牢固的基础上(包括语境、修辞立场、修辞原则的描述);而没有论辩部分,则论辩的特点无法突出出来。两者的互补能够使论辩效果更加突出。

五、结 语

本文重点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和多模态修辞中的多模态论辩理论为基础,对多模态论说文写作修辞框架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成果的总结,把从社会符号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模态修辞框架与多模态论辩框架相结合,概括出了一个多模态论说文写作修辞框架,并且用实例分析论证了它的可行性。我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多模态修辞论辩和多模态论辩设计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而且对多模态论辩语篇产出的质量的提高有一定启示。本研究显然是初步的,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探讨,还需要数据的支持等。希望这种探索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兴趣。

参考文献

张德禄 2009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中国外语》第1期。

张德禄 2010 多模态外语教学的设计与模态调用初探,《中国外语》第3期。

Barthes, R. 1977 Image, Music, Text. London: Fontana.

Gelang, Marie, and Jens Kjeldsen. 2011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s Argumenta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7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 ed. F.H. van Eemeren, B. Garssen, D. Godden, and G. Mitchell, 567 – 576. Amsterdam: SicSat.

Groarke, Leo, Going Multimodal: What is a Mode of Arguing and Why Does it Matter? . **Argumentation** $29:133-155_{\circ}$

Halliday, M.A.K. 1978 Language as a Social Semiotic. London: Edward Arnold.

Iedema, Rick. 2003 Multimodality, Resemiotization: Extending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as Multisemiotic Practice. *Visual Communication* 2(1): 29 - 57.

Kjeldsen, Jens E. 2015 The Study of Visual and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Argumentation. (29):

- 7 -

115-132.

- Kjeldsen, Jens. 2007 Visual Argumentation i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Advertising. A Cognitive, Contextual and Reception Oriented Approach. *Argumentation and Advocacy* 43: 124 132.
- Kress, G. R. & T. van Leeuwen. 199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 Kress G. & van Leeuwen T. 200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Farmer.
- Kress, G. & van Leeuwen, T. 2001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 Kress, G. 2003 Literacy in the New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 Kress, Genther, 2010 Multimodality: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Roque, Georges. 2012 Visual Argumentation: A Further Reappraisal. In *Topical Themes in Argumentation Theory*. ed. F.H. van Eemeren, and B. Garssen. Amsterdam: Springer. 273 290.
- Royce, T. 1999 Visual-Verbal Intersemiotic Complementarity in the Economist Magazine. Ph.D Dissertation. Centre for Applied Studies in the Faculty of Letter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Reading.
- Royce, T.D. & W.L. Bowcher 2006 New Directions in the Analysis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Slade, Cristina. 2002 *The Real Thing: Doing Philosophy with the Media.* New York: Peter Lang.van den Hoven, Paul & Yang, Ying. The Argumentative Re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Taking the ABC Coverage of President Hu Jintao's Visit to the USA as an Example. *Argumentation* (2013) 27:403 424.

A Working Framework for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Rhetoric Zhang Delu

Abstract: Traditionally, the study of rhetoric is generally limited to language, although the Greeks, when they were engaged in a debate, would not remain in the same position without waving their arms and moving their body with no facial expression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s and internet calls for new theories to cope with the ever increasing number of multimodal phenomena. The present article,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ies of social semiotics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the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in multimodal rhetoric,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rhetorical framework for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combining the multimodal rhetoric framework from social semiotics with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framework to produce a new rhetoric framework for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and verifies its applicability with an example. It is found that the framework is usable, and that multimodal rhetoric framework and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both need further research. The study can make some contribu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multimodal argument text. It is hoped that it can arouse interest in research in this area.

Key Words: multimodal discourse,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social semiotics, key component table